

一化之由為釋得耕
不
了
安

石
子
集



石
子
集

不了集

I240.2
14

齐子义

一清斋刊印
二〇〇八年夏

不了集

齐子义

一清斋刊印

开本:880 × 1230 1/32 印张:8.5 字数:150 千
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印数:1-500

没有书号 免费赠阅

序

（我不是佛教徒）

加上这个小册子，我一共有这么四个：《了却集》、《未了集》、《泥人集》、《不了集》，这很有佛教教徒之嫌，其佐证便是：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这是四川新都县城北宝元寺里的一副名联，为何元普撰。但“了却”时我委实还不知道这联，那只是表达一桩心事完成后的轻松愉快罢了。但书出后遇上了“血与火的考验”，局势严重，便有几种合乎情理而不合时宜的想当然，“心情”、“仇恨”也被扯了进去，闹出一场未能壮阔的波澜（《未了集·后记》有记述）。而不料“了却”之后，又有一些，这就作茧自缚了，再也想不出名字了。多亏杜如楼先生，他说：了而未了，叫它“未了集”吧（同上）。这回呢？在好友杨伯俊先生的鼓动下，我着手编这册子不久，便住起医院，因而我想起大翻译家、我国莎士比亚伟大的引进者朱生豪先生临终的遗憾：

“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他译完。”（见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一辑之“译者介绍”，世界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我暗暗的祷告，而且向杨伯俊先生说了出来：希望自己不至于有朱生豪先生的遗憾。而我家乡俗语称行将就木叫“不得了”了。你看，合起来便正中佛法。但我的女儿不知道这许多，她兴高采烈地说：爸爸从行着，未了，现在又不了，永远健康！真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啊。然而这“不了了之”确有用，尤其是对性急的人，脾气不好的人大有裨益，所以我并不排斥它，并顺势而下，拈来作书名。

齐子义 2007年10月31日

目 录

杜如楼论	
——在祝贺其八十大寿聚会上讲话	1
“负鼓盲翁”论	12
鲁侍萍——? ——周蘩漪	17
我的几篇散文	20
欣喜《中学生写作心理》出版	25
关于鲁迅致电党中央的信	27
生命——一帧绚丽的彩图	
——读闻一多《色彩》	29
悼念王禹	33
给任积太部长的信	37
给王文献书记的信	40
最是橙黄橘绿时	
——我读内乡高中	43
死得其时	
——王国维、鲁迅、闻一多之死	52
使老同志各得其所	
——给离退休职工管理处的一封信	64
从最基本上下工夫	66

我的诗词书法观	
——为丹枫兄《我书我诗词》作序	68
我的散文观	70
郭沫若的治学之道	
——读郭沫若一单条	72
荒芜是必然的	
——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74
不能永不和谐	
——关于文艺问题的思考	77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关于书法形式的几个问题	82
书法与表达	
——书法信札之二	85
独钓寒江雪	
——《古稀年祭》问答录	91
那是昔日的“罗汉豆”	
——在七十岁生日聚会的答谢辞	97
洪波曲·自序	102
我熟悉这里，我祝福	
——祝贺赤眉高中建校五十周年	110
哑女泉	115
挽王留堂同志	149
挽王宽行先生	149
挽任积太部长	150
挽刘建功校长	151

我和宛梆的因缘	153
长歌当哭挽乡音	
——论宛梆和翟道三的艺术	163
禹门三激浪，平地一声雷	
——祝贺宛梆入选之余	189
戏主齐俊贤与宛梆	194

附 编

西江月 读子义师《古稀年祭》	李栋恒 200
留住这一瞬	草木蓝 201
《高山景行——齐子义其人其文辑评》序 ..	解德枫 204
齐子义散文的小说味	周录恒 206
草民的辉煌	周录恒 209
是这样一匹锦	
——读《古稀年祭》	杨培基 214
王文金致齐子义	王文金 218
水龙吟	杨星久 219
齐子义散文风格论	万年春 221
乡土：“过去”的祭坛	
——评齐子义《泥人集》	解德枫 234
在祝贺齐子义先生七十华诞聚会上的发言 ..	杨星久 242
在齐子义教授七十寿辰聚会上的发言	杨克文 247
后记	252

杜如楼论

——在祝贺其八十大寿聚会上讲话

(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



祝贺杜校长八十华诞 (二〇〇二·六·一)。前排右六、七为杜如楼及夫人裴玉英。五为市二高副书记李金平、四为副校长张合富，左一、二、九、十、十一为原内乡高中教师谢文超、张临松、王兆彦、齐子义、梁明法。三排左七为原内乡高中校友温永庭。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祝贺杜校长八十大寿，我有机会面对大家讲话，很荣幸的了。

我算了一下，现代人所曾经过的师长，小学阶段不

亚三十人，中学阶段不亚四十人，大学阶段不亚四十人，全程计算就有百余人。然而能够赢得学生尊敬并有重要影响、使自己终生难以遗忘的不过三五人而已，杜校长便是一位，今天的聚会便是明证，因为这一聚会全是自发的民间行为，不是政府哪个官员领着我们干的。那么杜校长何以有这殊荣？要全面地、系统地、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不是今天这个场合所允许的，也不是我个人力量所能胜任的，那是需要专门会议去探讨和总结，而且不是一两次所能完成的。我这里谈点认识吧！

一是他的办学。杜校长特别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强调高中教育仍然是基础教育，不仅要给高校输送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还要给社会输送各种各样的建设人材。内乡高中的升学率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大家是否知道，或者是否思考过这个统计情况：它的升学率虽高但重点学校所占比例有限。这是十分了不起的，说明全体学生的德、智、体得到了全面地、充分地、饱满地、无以复加地发展了。据我观察，内乡高中毕业的未曾进一步深造的学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所具备的文化科学知识完全应付得了。这是内乡高中的光荣！现在刻意培育“尖子”，沽名钓誉，以捞取晋升资本，滔滔者天下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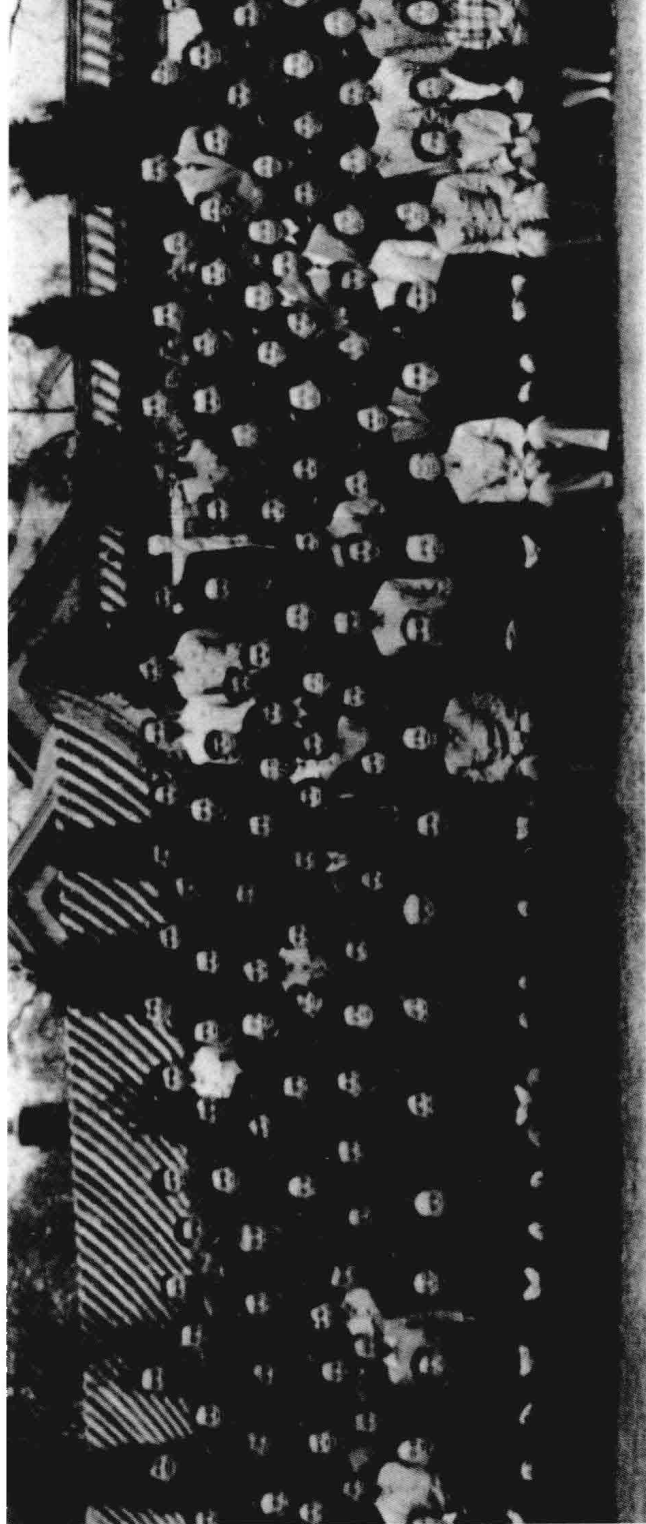
但内乡高中的升学率又不是泡出来的，事实上泡也泡不出来的。大家回忆一下，生活困难时，种粮种菜以

弥补不足外，杜校长抓睡眠时间，他命令“不得少于九个小时”；抓课外活动，成立各种名目的活动小组，他命令“课外活动必须走出教室”；抓体育活动，他说代表队外，更重要的是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抓娱乐晚会，说不计工拙，师生都来参加，他自己带头。劳动课上得很认真，平整土地，种粮种菜，绿化美化校园。记忆犹新的是移植柏树，偌大的树苗是很不容易活的，杜校长制定了政策：一包到底，每棵树上都挂上移植人的姓名。棵棵成活，自己看到自己移植的油糊糊地生成起来，很幸福，很豪气。学生的纪律呢？中院满是梨树，没人去偷摘一个，直到成熟，谢下来，一筐筐地每班分。……十六届的谢玉棋，一次平顶山相见，谈到现在所说的素质教育，我说，你们在高中所受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不过当年没这个响亮的口号罢了。这位主抓市教学的副主任竟圆睁了近视的眼睛帮我回忆了许多。他似乎回到那如醉如梦的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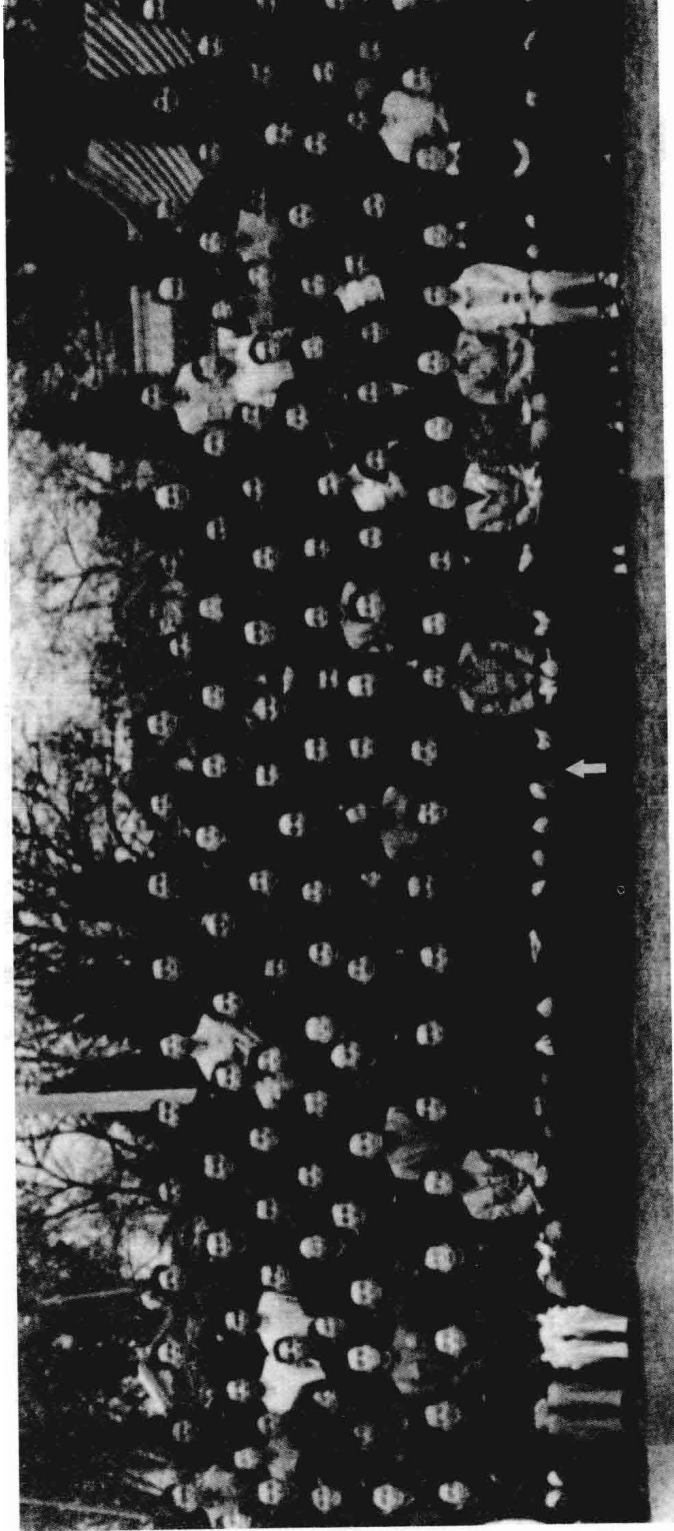
二是他的求实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在当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杜校长在他的权限范围内，总能实事求是，不妄加人罪名。十三届有个李栋恒，毕业时在黑板上写了个“大鹏展翅恨天低”，不过是毕业时前途未卜情绪上的骚动；然而有人据此问罪，罪名骇人听闻：不满现实。这是可以葬送他的前途的，只需在审查结论中填上“不宜录取”。然而杜校长漠然视之，审查得以通过。



毛主席及中央领导人接见教育行政学院第二届毕业学员摄影（1957.4.27）。第一个“中”字末笔指向第四排的为杜如楼（另有局部）。但这张照片在南阳他从未公开，连“第二届毕业学员”填表中也未出现。



毛主席、朱德、邓小平（局部）。一目了然。



杜如楼 (局部)。第四排左十为杜如楼。

李栋恒后来考入上海交大，现在做了中将，前年北京相见，忆及此事，对老校长很歌唱了一番。张维新老师为要回自己的一间破屋子，竟罗以“反攻倒算”罪名，风刮得很大；然而杜校长说：“房子是自己的，何来的‘反攻倒算’？”很费了些脑筋，给这件事搪塞过去了。张老师后来做了内乡高中校长，而且成绩斐然。极“左”政治是很残酷的，我们的老校长可谓卓尔不群！

作为一校之长，应当有学识。不是要求校长们精通某一专业，而是说校长们不能浅薄，不能不学无术。你们可知道杜校长是个有学识的吗？举个例子吧。“批林批孔”中，我被抽出来批《三字经》，翻遍风行的所有材料，包括最权威的北大署名“哲军”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大块文章，个个都绕过“习相远”。我和杜校长聊至此，杜校长说，尽量讲实在些，让大家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我便大胆地指出“习相远”也含有唯物论的因素，计讲八场，竟大受欢迎。这是实事求是的胜利！虽然整体上微不足道，因为我还是服务了“批林批孔”运动。而这一求实精神是在杜校长的鼓舞下取得的。我们国家多么需要有学识的学校领导干部啊！

三是他的独立人格。六十年代初，中央颁布了中学四十条，甘雨般地冲刷着教育上几年来的污泥浊水。然而有一天县里叫放假一星期到生产队翻红薯秧，说都结成一块了。杜校长拿四十条去抵制，电话上发生了争执，

以致杜校长怒而压断电话。县里自然不高兴了。“但后来，毕景北(县委书记)在县委会上反表扬了我，说我抵制得对。”事后他欣慰地说。“文化大革命”后期，杜校长调南阳二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中央三令五申，要退还“文化大革命”中所占学校的房舍。奋斗年余，毫无结果。全校愤怒了，罢起课来，历时一星期。后来，在中央干预下行署召见了。其间，杜校长与一个无名小卒发生冲突：

“二高的，中央有指示，毫无疑问要退还。”

“要说是二高的，那多了，梅溪路以东的，文化宫以南的，原来都是二高的。学校也不是自己的。”不知道是糊涂，还是蛮横。“以前的，那我不管，我管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这是我的职责！今天我干校长我就管，明天我不干了，那我就不管。”义正辞严，而且支出了乌纱。

前后历经几年，终于退还了；而我们的老校长在地方却落下了害名。大家看，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是哪面？记得学生罢课时我特意去看他，他不无感慨地说：“老了，就一谱了。”一个热爱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我们党的好干部就这样地匍匐前行！然而他写下了他光辉的一页！“文化大革命”中曾斗他一条罪状，说他曾说他不走机关串衙门。这个话的实质内涵是什么？是一切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办，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事我不

干。大家可知道，学校在社会上是有相对的独立位置的，它的干部也有别于党政机关干部。我相信，这个道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现代化历程的推进，会被更多的人接受的。

四是他的骨气。大家知道，工作组一进校，烈火便烧到他身上了，叫他是匡亚明式的人物，高呼打倒他的口号，而且围起来斗了。他终于被打成“黑帮”，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是“叛徒”、“特务”或者“叛徒”加“特务”。大会小会斗了无数次。记得在后操场斗，夜间，大热天，三面是庄稼地，他头顶悬挂的大灯泡引来了大团的小虫，疯狂地进攻，肆无忌惮地饕餮。剪发，挂牌，禁闭，劳改。活很重，拓坯，拉沙，担尿缸，砸石子等等。而且是惩罚性质的，例如担尿缸指定路线，不准走正路、近路、有荫凉的路。有人还曾架着他赤脚在长满蒺藜的地面上跑。……但事过境迁后人们看到了他这个人，看到了他是那样的有骨气：学校的一切“问题”自己承担，决不攀扯别人；没有的事，没有的思想，决不低头认罪；更不会无中生有地去诬陷人，所以他写的证言材料，没一件后来又返工。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在向他作无情的斗争中，反赢得了对他暗暗地敬重！人们厌倦了，想接近他，想探索一下这座神秘的小殿堂里的美富。①十六届的柴志芳就是一个，他管一段劳改，却管出了与我们（我也是“黑帮”，名目是